

水凝烟
——著

逆天 皇妃

NITIAN
HUANGFEI

上

龙纹凤印，情衷一世，误卿心。
后宫一树清雅梨花，终成独秀。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逆天 皇妃

NITIAN
HUANGFEI

上

水凝烟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逆天皇妃：全2册 / 水凝烟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99-8423-0

I. ①逆… II. ①水…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9309 号

书 名 逆天皇妃 (全 2 册)

作 者	水凝烟
选题策划	秦 瑶 涂继文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文字统筹	秦 瑶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燕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545 千字
印 张	38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423-0
定 价	59.80 元 (全 2 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C o n t e n t s

录

上册

楔子 / 001

第一章	君心难测	/ 005
第二章	鹬蚌相争	/ 020
第三章	身不由己	/ 036
第四章	将计就计	/ 053
第五章	绝地逢生	/ 067
第六章	暗箭难防	/ 084
第七章	柔情蜜意	/ 105
第八章	天伦之乐	/ 129
第九章	平地生雷	/ 155
第十章	咽泪装欢	/ 172
第十一章	借刀杀人	/ 191
第十二章	坠入尘埃	/ 207
第十三章	风云又转	/ 230
第十四章	乾坤挪移	/ 255
第十五章	母仪天下	/ 274
第十六章	剑走偏锋	/ 287

【楔子】

天阴沉沉的，陡然而起的风挟带着落叶呼啸着掠过宫墙，雷声沉闷，雕着如意缠枝梅的窗户被风吹得哐哐作响，支着窗棂的竹竿落下，啪的一声打在了廊下白色官窑瓷的锦鲤鱼缸上。

“又要下雨了。”青绫一边忙去关窗户，一边道，“皇后娘娘还是进内殿看书吧！您前儿才着的凉，还未大好，可得避着些。”

我抬头看了一眼这中宫所居的巍峨紫薇宫，轻声道：“不用了，该来的风雨……总归是要来的。”

青绫伸手去拽窗棂时向外探了一下头，脸色微微一变，惊异道：“太后身边的巧意姑姑来了，带了一大帮人。”

我心头一冷，忙要起身去看，巧意已带着一帮五大三粗的老嬷嬷闯了进来。皱起眉，我越性端坐于中宫的主位，静候这预料之中的风雨。

巧意见我安然坐着，犹豫了一下后到底上前见了礼，说道：“皇后娘娘，太后娘娘请您过去问话，”

话虽客气，她的神色却是古怪至极。

我微笑着迎向巧意，也不看她身后那些面色不善的老嬷嬷，轻声问道：“巧姑姑，可知道是什么事吗？”

巧意似不敢看我，微微低头避开我的目光，“皇后娘娘去了就知道了。”

这时，她身后一个身材魁梧的老嬷嬷开口了，“巧姑姑不必跟她多废话，遵着太后娘娘的懿旨，直接将她捆过去就是了。”

未料她竟敢这般嚣张不敬，我震怒之时，青绫已喝道：“大胆奴才，敢这样对皇后娘娘说话吗？”

她的话音未落，那个老嬷嬷突然横眉一竖，甩手就一个耳光打了过来。

青绫猝不及防，被一巴掌打倒在地上，“啊”地大叫了一声。

我大惊之下，下意识地离了座扑向青绫，“青绫……”

这一巴掌打得极狠，青绫的嘴角鲜血直流，脸上瞬间浮现了五个红色手指印。

那个老嬷嬷指着青绫骂道：“狗仗人势的东西，也不看看我是谁，竟敢对我呼喝。太后娘娘命捆了你家主子，你敢违抗太后娘娘的懿旨吗？”

不料她竟这般猖狂，放开青绫，我一步步走到她面前，冷笑道：“本宫倒不认得这位威风八面的嬷嬷是谁了？你可想清楚了，金册玉印祷告了天地封我为后的人是皇上不是太后，后宫之中虽是以她为尊，真正的后宫之主却是本宫。”说完，我转眸，冷声喝道：“来人！”

侍奉于中宫的小庆子等内侍闻召，立刻冲上前来，“奴才在！”

指着这个老嬷嬷，我缓缓道：“这个贱婢以下犯上，冲撞本宫、藐视圣上，即刻拖出去，杖毙！”

内侍们应声扑上前去。

那个老嬷嬷吓得惊声尖叫：“你、你敢……”

“本宫敢不敢，你马上就知道了。”我轻笑，“嬷嬷请记住，下辈子投胎时，务要生一双好眼睛，把时势看明白了，或许还能活得长久些。”

坐回主位，我倦倦地一挥手，已定了她的生死，“拖出去。”

“你好大的胆子，我可是太后的人……”

老嬷嬷又惊又急，一路惨叫，却抵不过中宫几名内侍年轻力壮，很快便被拖出了门。

殿内一时静寂，气势汹汹奔袭而至的慈宁宫一行人面面相觑，连巧意脸上都浮现了骇然之色。

福，求不得。祸，逃不过。

中宫……

我仰头看了一眼金壁辉煌的殿宇，轻声道：“巧姑姑，既是太后召见，

请容本宫换身衣裳吧！”

巧意垂手道：“皇后……皇后娘娘请随意，奴婢等在这里候着便是。”

走向内殿时，那个撞在我刀口上的嬷嬷正叫得凄厉，板子落在皮肉上特有的啪啪声仿佛应和着我的脚步。

青绫跟在我身后，哽咽道：“娘娘，您这样只会更加激怒太后。”

“激怒，或者不激怒，她都要置我于死地。我偏要慈宁宫那个老妖婆看看，我上官云雾并非任她宰割之人。想要我的命，也得看我肯不肯。”

织锦翟衣、霞帔凤冠、玉革带、青金袜，一层层穿戴好。

我走出门时，小庆子已在门口候着，回道：“娘娘，那嬷嬷已经……断气了。”

“辛苦了。”我淡淡道，“太后派来的人，怎好少了一个回去？裹上，交给几位嬷嬷带回慈宁宫吧！”

小庆子领命而去。

巧意和她身后那群嬷嬷已是相顾失色，惊悸地垂首侍立一边，看着我扶了青绫的手坐上凤舆，一路出了紫薇宫，才敢缓缓跟了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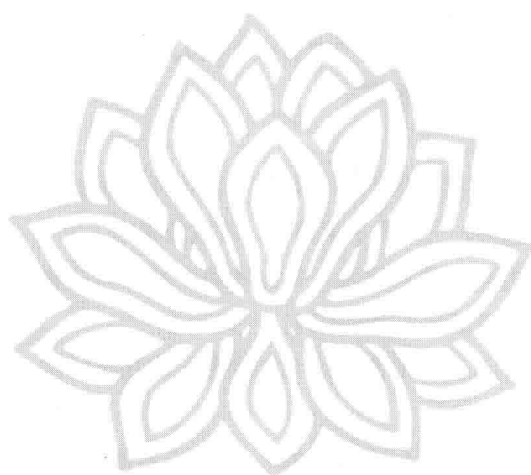
宫外，冷风扑面，暴雨已至，把方才那个被杖毙的嬷嬷的血迹冲得干干净净，可这皇宫又哪里有干净的地方？

这几年的恨、这几年的忍、这几年的悲、这几年的伤，竟在这样的天气里如惊雷般炸开。

透过重重雨幕，我看不到前面的路，更看不到他。

那一袭明黄的身影，多少次在梦中相偎相依，彼此温柔一笑，无限缱绻。

不用这风雨交加，已是身心俱寒。



【第一章】

君心难测

柳丝如烟，繁花似锦，这是我进宫后的第一个春天。

独自走在通往万梅宫的青石板路上，风吹起我裙裾上的丝穗，我伸手压住，眯眼看向四周。除了宫中一贯的朱红色宫墙和金色琉璃瓦，更有无数奇花异草借着春风争奇斗艳，绚丽得一如我此刻的心情。

我的心情很好，因为我要去见慕如风。

万梅宫——当朝皇帝慕如风修身养性的清修之所，历来是宫中的禁地，便是身为一宫之主的皇后和宠冠六宫的贞妃，也不能迈进一步，而我只是个四品贵嫔。就在今天早上，他派小七来传话，说午后他在万梅宫里等我。

想到慕如风，我的嘴角便溢起一丝笑意。

我可以不在意他给予我的独特荣宠，却不能不因他待我的心意而满心欢喜。

记得初进宫时，宫妃间的倾轧算计并未因我是新人而放过我，面对无妄之灾，我手足无措，眼见着性命就要不保，是慕如风适时出现查明真相让我逢凶化吉。那日之后，他曾笑着对我说，当时我一副懵懂无措、楚楚可怜的模样，一看便是个没心机的人，让他心下生怜。

心下生怜……我嘴角笑意更甚。皇上，您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才至今对我宠爱有加的呢？

万梅宫在皇宫的西北角，清幽肃静，因是皇帝清养之地，除了打扫庭院的宫人，闲人皆不敢近此一步。

小七早就在万梅宫门口候着了，一见我，忙迎上来，笑道：“奴才给贵嫔主子请安。主子怎么自己走着来了？”

我笑了笑，解下身上的披风递给他，“万梅宫不比别的地方，那些奴才还是别跟来得好。”

小七笑道：“哎呦，皇上到底没有看错贵嫔主子，就是想得周全。”

说话间，他在前面引路，我跟着走了进去。

进去后，我不禁一愣，皇帝清养的地方，竟不是我想象中的华丽奢靡。只见这宫内并没有高屋华亭，只有一大片绿树成荫，细看之下才发现都是梅树。此时还未到花开的季节，梅树上只有青绿的枝叶，间或钮扣大的青梅探出枝头，迎风摇摆着。

梅树掩映中隐见一角飞檐，上面挂有铜铃，风一吹，叮当作响。再往前去，发现竟有一座精致的小楼，一条石子小路穿过梅林直蜿蜒到门前。

小七一路引着我来到门前，只见这座小楼建造得十分别致，门前用几座假山代替了影壁，旁边种着紫藤，此时尚未开花，叶子却已经长得极其繁茂，直将小楼的入口遮挡得严严实实，清雅中更带着几分隐秘。

小七引着我进了屋，来到屋角的楼梯前停住脚步，回头冲我笑道：“皇上在上面等着主子呢！”

我点点头，踏着楼梯上了楼。

二楼的楼梯口垂着一道珠帘，帘内一抹明黄色的身影正倚窗而立。

我在珠帘外屈身行礼，道：“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

那抹身影转过身来，扬声笑道：“明月，快进来。”他的语气亲热不拘，无人时总是如此。

我抿嘴而笑，起身挑开珠帘，慕如风的笑脸便清晰地出现在了 my 眼前。

他冲我点头，“快过来。”

我缓步走到了他的面前。

他亮如曜石般的眸子盯着我的脸庞，伸手握了握我的手，皱眉，“你的手这样凉？”

我微微低头，“回皇上的话，想是外面的风吹得，不妨事。”

慕如风便将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些。

一股杜衡香气自他的袍袖间钻入我的鼻翼，我莫名地觉得安心，只是他凝视的目光到底让我有些紧张，我忙掩饰地朝四周看了看，笑道：“皇上的万梅宫真是与世隔绝的一处仙境呢！”

慕如风笑了笑，“朕将万梅宫设为禁地，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个清静的地方。”

闻言，我又低下了头，“既是禁地，那……那皇上怎么还让臣妾来？”

他笑，“你是朕最心爱的妃子，自然是不一样的。”

他这一句“最心爱的妃子”让我的心顿时飞扬雀跃。

我含笑抬眼看他，刚要开口，突然发现他脸上虽是笑着，一双如寒潭般

幽深的眼睛却定定地看着我。我心里咯噔一下，只觉得这样的眼神有些不对，是探测、是不确定，还是……

我不禁甩了甩头，再看他时，他却已经恢复了常态，拉着我走到屋角的贵妃榻边，“坐。”

我依言坐下，慕如风却转过身，在屋子里来回踱了几步。待他再回过身来时，脸上的笑意已消失殆尽，眼中那股莫名的深意却更浓。

我心里顿时涌起一丝不安，忍不住站起身来，“皇上，您……”

他许是看出了我的紧张，突然又笑了起来，朝我走近了两步，低声说了一句：“明月，你想不想在这宫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说这句话时，他的目光瞬间冷凝，似带着诱惑，又似带着……威胁？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对我说这样的话，不禁脱口轻呼：“啊……”

他却是一副很坦然的样子，“明月，朕有件事想让你去做。”

“什……什么事？”我眯眼看着他，突然觉得他在这副样子有些陌生。

他不再看我，从桌上拿起一个小瓷瓶凝神瞧着，许久才低声道：“朕，要你去杀了皇后。”

“什么？”我大吃一惊，身子一晃，就从贵妃榻上跌坐在了地上。

我看着他，心想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他伸手将我拉起来，声音依旧温柔，却分明带着不容拒绝的冰冷，“你非做不可。”

神思恍惚中，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万梅宫的，待清醒时，我发现自己正木然呆立在御花园里，两腿酸麻，不知已站了多久。

慕如风的那番话仍在耳边萦绕，我拼命想让自己相信是我听错了，手里已被我攥得出了汗的小瓷瓶却在提醒着我，这是真的。

盯着瓷瓶，想起慕如风说的“这是一瓶毒药，无色无味，入喉即死”，我只记得当时我战栗了许久，才问出一句：“为什么是臣妾？”

他目光一闪，“因为，只有你没有退路。”

“只有、只有臣妾没有退路？”我的脑袋已被这件事惊到不能思考，只知道木然地反问。

他的目光深不可测，仿佛沼泽般要将人吞噬，薄薄的唇角却有一丝笑意，意味深长。

“为什么是我呢？”我喃喃自语。

还有，他、他竟然要杀皇后？

腿一软，我无力地跌坐在了假山上。

正发愣，远远就听见有人在叫：“主子、主子……”

我抬头一看，是我的大宫女青绫找了过来。

她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跟前，扶住我的肩膀着急地问：“主子怎么到这里来坐着了？”

我眯了眯眼睛，“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青绫道：“方才小七公公带着皇上的赏赐到清柳苑来，说主子早回来了，奴婢们吓得到处寻找，有洒扫的公公说主子往御花园这边来了，奴婢这才找来了。”她看了看我的脸色，语气充满了担忧，“主子，你……怎么了？”说话间，她一拉我的手，随即惊叫：“主子，您的手怎么这样凉？”

我凉的又何止是手？

扶着她的手站起身，我装作无事地说了一句：“回吧！”

回到清柳苑，小七还在，见我回来，他忙上前见了礼，命人将慕如风的赏赐尽数搬到我跟前让我过目。我哪里有心思，只随意扫了一眼，说了句“本宫累了”，便将众人全都打发了出去。

我睁着眼睛缩在被子里，握着那只瓷瓶，浑身颤抖。

还是那个疑问，他为什么要杀皇后？还有，为什么会是我？

每每见他 with 皇后相处，都是温言细语、体贴亲昵，羡慕一众妃嫔。今天，他却对我说“朕要你杀了皇后”，并且，非做不可。

可是皇上，就算我不去想您到底为什么要杀皇后，但您是一国之君，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您要皇后死，亦只是动一动嘴皮子的事，为何偏要将这样冒险的事交给我去做？我不过是一名位卑无势的弱小妃嫔，纵有你几分宠爱，也万万不敢以下犯上，您将如此重要的事交给臣妾，着实太过抬举我。

毒杀皇后非同小可，便是得了手，我又如何脱身？她的父亲可是官拜一等公侯的上将军夏明强，兵权在握，跺一跺脚，金銮殿也要摇上三摇。女儿暴死，他岂会罢休？若是追究起来，慕如风又会如何处置？

疑惑、惊恐终于化作委屈的泪水流了下来。

皇后会不会死我不知道，而我只怕已没有了活路。

第二天一早，我强稳住心神，依规矩去坤宁宫请安。

我刚进门，就见贤静夫人正对着皇后腕上的一对绿得能滴下水来的镯子赞不绝口，“嫔妾长这样大，这样好的玉还是第一次见呢！瞧瞧这色泽，就跟

那树荫下万年深潭里的倒影儿似的，有水在里面流动般，清透、葱翠。更难得的是，这居然还是块暖玉呢，这寒冬腊月的套在腕子上，得多暖和啊？”说到这儿，她眼里满是羡慕，“嫔妾常说，皇上最放在心上的人就是皇后娘娘了，如今只瞧这对镯子，可不就是嫔妾说的那样？”

皇后的脸色倒是平淡得很，摆了摆手道：“不过是对镯子，谁的妆匣子里没几对呢？你就这样大惊小怪起来。”

贤静夫人笑道：“要说玉镯子呢，嫔妾也是见过的，可像娘娘手上这一对，不是嫔妾说，就是太后娘娘她老人家，也没见过几回呢！”

皇后便将镯子从腕上褪下托在手心，轻笑了声，道：“本宫是个不识货的，昨儿晚上皇上拿来时，本宫也没瞧出哪儿好来。后来皇上说是波斯进贡的暖玉，专门调理身体、护心暖肺的，本宫这才戴上了。”

一时间，众妃嫔便跟着这话阿谀奉承起来，独我坐在一边，看着她手上的那对镯子发愣。

这对镯子是慕如风昨儿晚上赏她的？我忍不住想，昨日万梅宫中，要我毒杀皇后时，他的怀里是不是正揣着这对镯子？

清瑞殿内的银炭烧得很旺，每个人的鼻尖都沁出了薄汗，唯独我手脚冰凉、冷汗淋漓，浑身所有力气都聚在了手上，直将一条帕子绞成了细绳。

我正愣怔时，皇后的贴身大宫女玉哥儿突然脚下无声地走了进来，附在皇后耳边说了几句，就见皇后点了点头，说了声，“带进来吧！”

玉哥儿垂首说了声“是”，随即退了下去。

皇后目光冷然，在我们这些妃嫔的脸上逐一扫过，“大家说，若是宫中有私藏符咒，该当何罪？”

“私藏符咒？”众人皆大吃一惊，只听贤静夫人正色道：“宫中禁巫蛊魔胜之道，向来不许人行任何与香烛冥拜有关之事，别说是私藏符咒，就是私下里祭祀亲人、挂龛敬佛，也得经太后娘娘和皇上、皇后恩准了才行。这是宫规明令了的，如有触犯，一律废为庶人，或打进永巷，或贬为罪奴，再不可近侍君前。”

皇后点头，“贤静夫人说得是。”说完，她的目光又从众妃嫔脸上扫过，“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我随着众妃嫔赶紧起身，恭敬地回道：“回皇后娘娘的话，嫔妾等听明白了。”

皇后这才满意地点头，“都坐下吧！”

谢恩告座，众妃嫔免不了满屋子乱瞟，一面想着是谁倒霉竟落在了皇后

的手里，一面又禁不住暗自忐忑，唯恐自己不小心着了别人的道儿还不自知。

这时，就见玉哥儿带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宫女进来了。

宫女扑通一声跪下，磕头如捣蒜般求道：“皇后娘娘，那些都是昭仪娘娘做的，和奴婢无关哪！皇后娘娘……”

我定睛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个宫女竟然是飞霞殿的雪梅——如昭仪的人。

现如今宫中风头最盛的人并不是我，更不是皇后，而是被封为贞妃的宰相之女陈绮嫣。

当日，太后做主，将陈宰相的两个女儿都接进了宫里侍驾。大女儿陈绮嫣最得圣宠，不过两年时间便从四品嫔一跃至正二品妃。她仗着皇帝的宠爱，在宫中跋扈非常，甚至连皇后都不放在眼里。

如昭仪便是陈宰相的小女儿、贞妃的嫡亲妹妹。有风头强劲的姐姐做后盾，如昭仪在圣宠上虽不如姐姐，却也是个在宫中横着走路的人，皇后突然将矛头指向她，岂不是想与贞妃开战？

如昭仪正斜靠在软垫上，带着一脸戏谑等着看戏，却没想到皇后会将这把火烧到她的身上。一见带来的居然是自己的人，她猛然坐直了身子，手中的茶水泼洒了也顾不得，冲雪梅喝道：“你说什么？”随即，她用力将茶碗往桌上一顿，转头对皇后厉声道：“皇后娘娘，你这是什么意思？”

皇后没有立刻接她的话，端起面前的茶碗喝了一口，才慢慢地道：“紫云宫陈氏，你就是这么跟本宫说话的吗？”这句话分外严厉，完全是不可抗拒的中宫之主的口气。

如昭仪表情一僵，随即，阴冷地笑了起来，“皇后娘娘跟前，嫔妾自然该恭敬有加，只是我姐姐贞妃前儿得了风寒病卧在床，皇上焦心得很，嫔妾也担忧不已，一时心情烦躁，语气就冲了些。皇后娘娘宽容大度，自然不会跟嫔妾一般见识。皇后娘娘，您说是不是？”

她话里与其说是带着谦恭，不如说是带着挑衅。谁都知道自贞妃进宫后，皇上的眼里就再没有过皇后，她不过是在提醒皇后这一点罢了。

众妃嫔眼见私藏符咒之事与己无关了，内心轻松之余，乐得拿别人的煎熬当乐子，更何况还是向来不可一世的如昭仪。

面对如昭仪的无礼，皇后不嗔不怒，“贞妃的病一日不好，本宫和皇上一日不得宽心。太后她老人家也几次亲自在佛龕前为贞妃祈祝，希望贞妃能够早日痊愈。只是……”说到这儿，皇后突然一顿，没再说下去。

坐在皇后旁边的贤静夫人适时开口道：“皇后娘娘，只是什么？”

皇后的脸色一点点冷了下去，“只是太医说了，贞妃这次病得蹊跷，像是中了什么邪气。皇上震怒，命内务府严查，如今已有了头绪，而这符咒之事也和贞妃有关。”

“什么？”贤静夫人夸张地惊叫道，“皇后娘娘的意思是，这符咒其实就是魔胜之术，贞妃姐姐是被巫蛊所害？”

不待皇后答话，如昭仪已经跳了起来，“越说越荒谬了。刚才皇后娘娘说是有人私藏符咒，却将我的人弄了来，此刻又说姐姐是被巫蛊魔胜之术所害。既然我姐姐是被巫蛊魔胜之术所害，又为何将此事牵扯到我紫云宫的人身上来？”

她这话分明极有道理，若贞妃是被魔胜之术所害，这符咒自然不会与如昭仪相干，她们是亲姐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根本没有是紫云宫所为的道理。

其实我从来不信什么魔胜之术，画两道符、在小人儿身上扎几根针，就能要了一个人的命？若果然如此，慕如风哪里还用得着让我动手杀皇后，唤人缝个小布人儿扎两针不就完了？

这样想着，若不是满殿冷凝的气氛逼人，我差点就要笑起来。

皇后显然胸有成竹，朝如昭仪讥讽地冷笑道：“按说，你这话确实在理，她是你的亲姐姐，她遭人暗害，确实不该扯到你紫云宫去。只是世事难料，虽是一母同生又如何，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世上兄弟萧墙的人不在少数，姐妹相残的也大有人在，就比如你陈绮媛。”

皇后这话说得已是极其明了，即使大家都抱着看戏的心态在一边幸灾乐祸，听了这话也都吓白了脸，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如昭仪的身上。

如昭仪不知是气还是急，浑身直颤，深喘了两口气后咬牙道：“既然皇后娘娘都把话说到这个分儿上了，那就拿出证据来吧！”说到这里，她目光如刀子般刺向了跪在殿中的雪梅，恶狠狠道：“吃里扒外的东西，我倒要看看，你这只白眼狼要如何陷害我？”

雪梅知道如昭仪的狠辣，被这话吓得脖子一缩，有些畏缩起来。

皇后适时地轻咳了一声，“雪梅，只要你说的都是实话，一切自有本宫和皇上为你做主，你不用怕。”

雪梅这才有了底气，扭头避过如昭仪的目光，朝皇后磕了个头道：“回皇后娘娘，奴婢并不知道我家娘娘想做什么，但那两张符咒奴婢认得，乃是我家娘娘的母亲进宫时，亲手交给我家娘娘的。那天，我家娘娘带着奴婢进庆庆宫探望贞妃娘娘，她要奴婢趁人不注意将其中一张塞到贞妃娘娘的褥子下，奴婢这才觉得有异。但是我家娘娘说，这东西是她求来保佑贞妃娘娘身体康健早

孕龙胎的，奴婢虽然疑惑，但到底不敢深想。”

说到这儿，她抬起头来，脸上泪水涟涟，“若不是内务府将这个东西查了出来，奴婢根本不会知道它就是魔胜巫蛊之术，更想不到我家娘娘她……她居然会对自己的亲姐姐下手。皇后娘娘，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符咒虽是奴婢放的，却是受我家娘娘的指使啊！”

她的话一石激起千层浪，震得清瑞殿内的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目光在如昭仪和雪梅两个人的身上来回扫视，一心想要在她们的脸上看出谁真谁假来。

这时，贤静夫人手抚胸口，深吸一口气道：“怎么会这样？”

就听一个妃子在旁边轻声嘀咕：“是啊！真想不到，亲姐妹呢！”

如昭仪却不慌，脸上的冷笑越来越浓，“好！编得真是好，手段也确实高啊！买通了我身边的人来说这样的话，自是比别人的话有分量多了。只是宫中这样背信弃主的狗东西多了去了，难不成皇后娘娘单凭一个狗奴才的话，就要来定我一个正三品妃子的罪？”

她这话不无道理，就算是三品以下的妃嫔，皇后要处置也得回皇帝一声，而三品以上的妃子是入了皇家册谱的，不但要回过皇帝，更要经过宗人府。如昭仪如何不明白这一点，她看着皇后有些僵硬的脸，眼里满是讥讽。

皇后却只是稍稍一愣，随即便笑了起来，“事关重大，本宫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一个宫女的话，而皇上也着意嘱咐过，要本宫务必好好排查，万勿冤枉了你，你就放心吧！”

如昭仪一惊，脱口道：“什么，皇上也知道这件事？”

我在旁边听着，心中也是一跳——慕如风竟也知道这件事，昨儿在万梅宫中怎么没听他提过？

皇后倒像是听了极好笑的话，“贞妃身子一直不好，皇上一直挂念着，出了这样的事，皇上自然是知道的。”说到这里，她斜睨了如昭仪一眼，“你自己不也说，为着贞妃的病，皇上一直焦心着吗？”

“皇上……皇上定是知道此事和我没有关系，所以才这样说。”如昭仪语气虽然仍很强硬，却明显底气不足。

皇后好似不愿再跟如昭仪做口舌之争般，冲雪梅道：“你也听见你主子的话了？”

雪梅轻轻点了点头。

就见皇后脸色唰地一冷，“你可知道诬蔑自己的主子是什么罪吗？”

雪梅的脸色一白。

旁边，玉哥儿适时地轻声道：“乱棍打死，株连九族。”

玉哥儿的话音刚落，就见雪梅的身子一颤，咚咚地猛磕起头来，“奴婢没有污蔑我家娘娘，奴婢说的句句属实啊！”

如昭仪此时再也忍不住了，起身上前，冲着雪梅的脸啪啪连抽了两个耳光，“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竟敢这样陷害我？”

皇后忙冲玉哥儿使了个眼色。

玉哥儿朝旁边一摆手，几个宫女过来，前后左右地将如昭仪抱住了。

玉哥儿笑道：“她若是撒了谎，皇后娘娘自然不饶她。昭仪娘娘就别动怒了，仔细手疼。”

雪梅却起了性子，一咬牙，伸手一把抹去眼泪，对如昭仪道：“娘娘也别打奴婢，奴婢说的是不是真的，娘娘最清楚。有道是人在做、天在看，就算奴婢今儿不说，天网恢恢，总有真相大白的时候。”

“胡说！你胡说……”如昭仪怒不可遏，恨不得吃了她。

雪梅狠狠一抹眼泪，冲皇后磕头道：“皇后娘娘，那符咒一张被奴婢塞在贞妃娘娘的褥子下面，一张还在飞霞殿寝殿中多宝格最上端那个绿色的小匣子里面的最底下，皇后娘娘只需去查奴婢有没有说错地方便知真假。”

皇后慢慢地点了点头，自语道：“内务府回禀过，贞妃的那张确实是在褥子下面，至于飞霞殿里的……嗯，玉哥儿。”

“娘娘！”玉哥儿忙轻声答应着。

“你带人去飞霞殿，看多宝格上面到底有没有？”皇后沉声吩咐。

玉哥儿答应一声，忙带着几个宫人去了。

直到此时，如昭仪才有些回过味儿来，不再骂雪梅，而是看着皇后冷笑道：“今天这一局，想来某人已经布置很久了吧？”

皇后端起小宫女新换上的茶抿了一口，才道：“这世上有句话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还有一句话叫做‘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话虽浅白，道理却硬正，是不是局且先看着吧！”

如昭仪情绪已经平复下来，环视殿内众妃嫔，神情倨傲地道：“这个道理果然又硬又正，有皇后娘娘这样的话，嫔妾就放心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如昭仪在皇后面前自称“嫔妾”，措辞虽然谦卑，语气里的倨傲不恭却更甚从前。

只见她一把甩开抱着她的宫女们，慢慢来到雪梅跟前，俯身轻蔑地道：“别以为攀上高枝儿了就可以不将我放在眼里，你很快就会知道，背弃、诬蔑自己主子的后果是什么？”